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299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龟虽寿

阳台上两有龟,长得一般大小,龟壳凹陷,形如马鞍,惨不忍睹。

其实这两只长得一般大小的乌龟,年龄相差很大。老的那只,还是20多年前,我还没搬到花神湖来时,友人的父亲送的。他是夫子庙老玩主,花鸟虫鱼无所不精,听说我也好这一口,却养不得法,死伤惨重,便送了我一只小龟,中国草龟,说这玩意儿好养,长寿。才来时小头小脑的,手一伸,脑袋便缩龟壳里,十分有趣。搬新家时,许多物事扔了,就它舍不得,好歹也是一条命,捧着一只小玻璃缸,小心翼翼搬来新家阳台上。阳台上花盆罗列,花团锦簇,新置一青花瓷大缸,那是养金鱼用的,每年春天,捞上新鲜水草,布些漂亮雨花石,养一缸摇头摆尾的金鱼,真个是一美丽的花花世界。每天上午,我抓一把鱼食,喂喂鱼,逗逗龟,像地主巡视自家庄园,怡然自得。不过,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,黄梅天里,小鱼儿一条条翻着肚皮漂起来了,赶紧捞出来急救,撒盐买药;次日凌晨看龟还是死了,也会伤心一番,像黛玉葬花似的将鱼尸埋在花盆里,嘴上念叨着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,心底下还是小农意识,肥水不流外人田,鱼尸化肥更护花。

阳台上花开花谢,鱼缸里的鱼死了一拨又一拨,唯独乌龟,历经酷暑寒冬,一年年长大,小小玻璃缸已容纳不下了。去超市买一个大收纳箱,将长大的小龟放里面,手舞足蹈,四壁攀爬,明显快活了许多。忽然想到,它已长大,应该是青春期的了,没有佳偶哪成?遂在一个春暖花开时节,去夫子庙花鸟市场,选了两只漂亮的巴西龟,配作贵妃。心想,天作佳偶,鱼水之欢,这下你该心满意足了吧!中国龟也很有风度,面对两只体型较小、花斑妖娆的巴西龟,有礼有节,友好相处。喂食时,还温良谦让,总让两只巴西龟先吃。新来二妃也不客气,拼命抢夺,争风吃醋,丝毫不顾及形象。就这样,几年过去,二妃越长越大,团团如盖,体型迅速超过老

钱理群先生曾说:“人生道路是坎坷的,会遇到很多黑暗。要战胜黑暗,就必须唤醒内心的光明。”想起我做社工那几年,便是努力成为一个点亮心灯的人。

服务对象中,有一个姓龙的小朋友,读小学六年级,性格孤僻,不求上进。龙同学本来有一个幸福的家,他性格开朗,学习认真。后来因父亲违法入狱,母亲离家不回。12岁的他,寄居在叔叔家,但叔婶无暇顾及。多数日子,龙同学跟弟弟一起生活。家庭变故后,龙同学性格陡变,变得内向、自卑,不喜欢与同学接触,成绩一落千丈。我决定入户探访。

那天,我冒着毛毛细雨,进村探访。到他家时,他正与弟弟坐在黑漆漆的屋里。屋里散发着异味。龙同学打开电灯,屋里乱糟糟的,碗没洗,地上垃圾成堆……简直不堪入目。

这孩子太可怜了,我一阵心酸,动手整理房间。龙同学兄弟主动参与其中,扫地、洗碗、叠被

公。每次喂食时,就见两只凶猛的花龟,母虎压顶,骑在老公头上,翘首劫食,可怜的老公一口吃不着。看资料,才晓得此二妃绝非良配,巴西龟和中国龟不是一个品种,想来想去,趁一月黑风高之夜,偷偷将二洋龟捞出,送朋友处理了。

阳台上复归平静,平静得有些凄凉。正是晚秋,繁花尽谢,鱼缸空旷,只剩一龟,在箱中无精打采的,半天才伸头与我寂寞对望一眼,又懒懒缩回壳里。觉得有些对不起它,遂去花鸟市场又买一小龟,这回同类,亦是乌龟,指甲盖大,放在箱里。但愿它们能以父女相处,苦度余生。或许长大了,情愫渐生,老夫少妻亦未尝不可。细想乌龟养在我家,的确苦。每年阳台上花事繁盛时节,顺带也会喂龟。鱼死花残,懒得再去阳台时,常常也把龟忘了,想起来才喂上一把。有一次出国旅游,半个多月才回来,以为乌龟早饿得死翘翘,孰料打开阳台一看,两龟皆好好活着,头伸多长乞食,那情景看得人心疼!就这样有一搭无一搭地喂着,两只龟壳营养不良,中间凹陷,形如马鞍。更搞笑的是,许多年过去,小龟长得和老龟一般大小,两只马鞍形瘦龟搅在一起,根本无法分辨。瘦归瘦,个头儿却长大了,成天挤在方寸天地,动弹不得,也觉十分可怜。

前些日子骨折,闷坐愁城,无事我会拄着拐杖到阳台上,端详这两只瘦龟。忽生感慨,都说乌龟长寿,能活百年。但细想想,龟亦和人一样,要投个好胎,生野外呼风唤雨,自由自在;若不幸像这般拘在箱中,如锁图圈,饱一顿饥一顿活着,又有什么用意思?老妻听我大发谬论,有意岔开话题说,哎呀,那送龟朋友的父亲也几十年未见了,早些年听说他心脏不好,朋友孝顺,带他北京上海的,到处找专家治疗。这几年未曾听他消息,不晓得还在不在?

我说,别打听,朋友虽然孝顺,老父已然高龄,百病缠身,能坚持就不容易了。

子……用了3小时,把房间恢复成整洁的模样。我给他们做午餐。在饭桌上,我给龙同学夹菜,跟他心贴心沟通,询问他的学习、生活等情况,引导他成为男子汉,带好弟弟,读好书。

离开他家时,龙同学送我出门,很有礼貌地说:“谢谢叔叔来看我们,我会自律、自强,做最好的自己。”“你们听话就好,上课要专心听讲,放学要按时回家,千万别学坏,照顾好自己和弟弟。”我既惊喜又激动。

我时不时入户探访,鼓励他树立生活的信心和勇气,结合民政惠民政策,为他们申请临时救助、最低生活保障,帮助解决实际困难,并时刻关注他们的需求。一个月后,我走进他家,发现龙同学像换了一个人似的,不再自卑,爱说话了,喜欢学习了,也讲究卫生了。他的班主任也说,龙同学现在自信爽朗,热爱劳动,学习成绩进步快。

当我用爱点亮他人的心灯,温暖着他人,也幸福着自己。

个人的形象跳到眼前来。

一个是一位朝鲜族大娘,五十多岁的样子。夏天的傍晚,她推着一辆罩着蓝色尼龙纱的小推车,在我们小区门口叫卖。车上装着她制作的白白嫩嫩的腐竹,口味调得特别好。周边来买她腐竹的人挺多。女儿那时有四五岁了,我们会差遣她拿着碗去买些回来。那大娘见人笑咪咪的,童叟无欺,女儿买回的腐竹分量颇足。家里一锅绿豆稀饭已煮好了,盛了几碗放在桌子上,就等这道晚饭菜哩。后来这些年,我们也在一些熟食店里买过凉拌的腐竹,但口味和腐竹鲜嫩的程度似乎都不及那位朝鲜族大娘的手艺。

再一个是开一爿理发店的小伙子,当时只有二十多岁,姓周。小伙子生得白白净净,家在近郊汤山镇上。小时候得过骨髓炎,治疗不够及时,一条腿就跛了。但小伙子心气高,不愿在家让爸妈养着,到南京来跟人学理发。肯吃苦也肯学,一年多以后租了个门面自己干了。我常在他那儿理发跟他熟了,小伙子特别棒的是给人刮胡子,不光刮得干净,还让你有特别的舒适感。那时我在青年杂志工作,把他的经历写了篇文章在杂志上刊登了。杂志发行到全国,有一个黑龙江某县的姑娘读到了这篇文章,居然就按图索骥,寻到南京,寻到他的店里来,先是要跟他学手艺,后来两人就好上了。结婚时小两口喜滋滋地来给我送喜糖;第二年我就搬家了,小周抱着他的胖儿子,特地打了车来看我,称我的文章是他的“媒人”。

乡村、老酒及其他

离开张钊已经很多年了,但我却常常想起它。

那是我支教一年的地方,北方平原地区一处再平常不过的小村子。

村子中间有一条河,是从徒骇河引过来的支流。雨水不济的时候,这条河便成了浇地用的专用“水道”。河道七拐八弯,顺着地势,在村子里肆意流淌。

河岸一侧,便是我们的学校。我们当年一起去的七个人,吃住都在学校里边。四周都是田野,方便是方便了些,却委实没有什么可以消遣的地方。

每到晚饭后,倘若没课,我们都喜欢出去走走。有时候是去左边的老宅转转,有时候是去新村……村子里唯一一家老酒馆就设在那里,每逢需要打牙祭的时候,我们便一起相约去那里,点上几个小菜,喝上几盅——都是当地产的白酒,喝着极为沙口,每次去,我们队伍里几个男老师都喜欢点上一瓶。

我们几个女同事,喝不了白酒,倒是更喜欢这家店里的一种老式啤酒,雪花牌的,口感绵软,我小时候就见过,还经常给家里的父辈去买。那时候便宜得很,大概块儿八毛的就能买上一瓶,还能顺腿挣个“零嘴”钱。我和妹妹都抢着去干。后来,这种便宜又好喝的啤酒,逐渐被新出的各式生啤、熟啤代替。如今已经很少能喝到它了。

“老板,你咋还卖这个酒呢?”同事一边把一颗花生米嘎嘣嚼碎,一边和旁边的老板唠嗑。

“庄户人家嘛,不图那些虚的。这酒啊,便宜,好喝就行……”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人,胖墩墩的,看上去格外憨厚,倒不像是买卖人。

于是,我们就常常就着他端上来的酸辣白菜、土豆丝,外加一碟自个腌的小咸菜,一盅酒下肚,天南地北地聊起来。在那样一个逼仄的小店里,竟也能吃出海阔天空的感觉来。

酒足饭饱。一时间乡愁尽散。往回走的时候,要经过一片野地。乡村的夜晚,到处黑黢黢的,尤其是庄稼地里。偏偏头上的月亮透亮透亮的,像是特意给你提了一盏灯笼似的。有时候,也会遇见趁着夜色套野鸡的农人。他们拿个手电筒用强光一照,麦子地里的野鸡就傻站着一动不动了。当然,这种情况都是听当地的同事给我们讲的,我们自己倒是一次也没看见过。

白天的时候,我们也注意观察了,周围确实有不少野鸡。有时候,还连着好几只呢。一个个高耸着尾巴,在麦子地里走来走去,一副领主的派头,对我们的到来表示嗤之以鼻。我们几个对了对眼神,几个人撒丫子一起去追,可惜谁也追不上,一个个累得气喘吁吁。野鸡们倒是毫不在意,继续在远处的麦陇上悠闲地散步,竟是丝毫不受我们的影响。

校长对我们说,他认识庄子里一个逮野鸡很在行的人,改天带我们去拜访一下。可惜,直到我们离开,也一次没有实现过,至今深以为憾。有时候也忍不住想,或许,我们待的时间再长一点,这个梦就实现了呢?于是,想回去转转的心思就越发深重起来。

回到宿舍,夜色已经深沉。我靠着床头,身体有些困倦,想睡,却一时之间了无睡意。索性披衣而起,站在窗口吹吹风。窗下便是一湾水塘,夜色昏沉而幽暗,的确看不清什么。蛙鸣声却十分清晰,呱呱的声音,传出去很远很远。

远处,徒骇河的水哗哗地淌着。一直淌到梦乡里去。有多少个夜晚,我枕着徒骇河的水声入眠,也在这水声里醒来。那里面,有我想回而回不去的旧日时光。

正值盛夏季节,酷暑难耐,室外骄阳似火。下班途中,创业街路口,每天都有一些乡下来的菜农果农在这里摆摊。有一个中年妇女的西瓜摊总是生意红火。她黝黑的皮肤、瘦削的身体,一个半新的三轮车堆了不多的西瓜。虽然她的西瓜比别人贵了一毛两毛钱,但是别人却做不过她的生意。她人比较热情,买个瓜在结账的时候,少个三毛五毛的她就不要了。舍得让人品尝,不甜不要钱!她敢承诺。

有一次下班,路边也有一个美女在卖西瓜,我问道:“可以尝下吗?”那美女一下子严肃起来,冷冰冰地回我:“不好意思,不能!”我扭头骑车来到这个中年妇女的瓜摊前,才知道,她的西瓜比别人好吃,可以品尝。她总会说:“不甜不要钱!”

中午下班,像往常一样,我来到她的瓜摊前,准备买个西瓜带回家,给家里人降暑。她麻溜地称好秤,打好包装,放在我的车篮里面。我习惯用手机微信扫码付钱。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,手机滚烫,打不开微信,不能付钱。一时,我僵在那里,比较尴尬,包里也没有现金,摆弄了半天,不知如何是好。我涨红了脸对她说:“实在不好意思,我的手机出了问题,实在付不了钱,西瓜不要了,明天再买吧。”她一下子明白了我的心思,安慰我道:“夏天天气热,我的手机也是经常这样,不要紧,西瓜拿走吧,不要紧,有时间再付钱都没关系!”看着她爽快的样子,我笑说:“还是算了吧,我们也不认识,十六块钱就不怕我不给了?”

她摆摆手:“拿去吧,没事,不给也没事!”

我拿着这个沉甸甸的西瓜,刚骑走我又折回,把我的微信报给了她。“加我的微信吧,一会回家,手机好了,我就转微信。”

回到家,手机真的奇迹般地好了。我用微信把十六块钱的西瓜钱转给了她。她发来了一个笑脸,“谢谢!”

看到这两个字,我在心中默默对这个微信备注卖瓜的,深深鞠了一躬,该谢谢的是我,谢谢你,陌生人!谢谢你的信任!

点亮心灯

记忆与两条路有关

□南京 吴晓平

□湖南临武 曹会斌

□南京 王慧琪

□山东济南 陈玉珍

信任

□安徽淮北 陈冉